

蔡元培三段婚姻见世风

被毛泽东誉为“学界泰斗、人世楷模”的大教育家蔡元培一生经历了三次婚姻，由父母包办婚姻到举行中西合璧婚礼，再到提倡婚姻自由平等，其间充满着传奇，也正好见证了他本人一生的思想变革及时代的变迁……

“超俗之识与劲直之气”

蔡元培的第一次婚姻，可以说完全是奉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。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是由母亲为他选择，蔡元培在婚礼之前甚至从来没有和王昭见过面。

1889年，蔡元培迎娶了王昭。在最初的几年里，蔡元培似乎难以接受，就更别提爱她了，婚姻的契约只让他义务性地待在妻子身边，当一个所谓的丈夫。直到王昭为他陆续生下了两个儿子，他们才慢慢找到了夫妻的感觉。王昭是旧社会的妇女，在蔡元培面前，总谦卑地称他为“老爷”。

1900年，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蔡元培写出了《夫妻公约》，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，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逐步互相理解、修复感情的裂痕。蔡元培由此与王昭维持了一段幸福的婚姻，他还告诉好友：“伉俪之爱，视新婚有加焉。”意思是，在这个时候他就像和妻子刚刚认识那样，重新建立起了恋爱关系，如同新婚燕尔一样的喜悦。

中日甲午战争后，蔡元培毅然弃职携眷出京返回故乡绍兴，走“教育救国”之路。然而，不知何故，王昭回乡半年多来经常低烧不退，每日午饭后便喜睡、口渴，饮水后即呕吐，终至不治。

王昭不久病逝，年仅35岁。蔡元

培忍着悲痛，为王昭写了祭文与挽联，沉痛悼念，称颂她有“超俗之识与劲直之气”，赞扬她淡于名利，历尽妻子、母亲之责，不以丈夫中进士、点翰林为喜，不为丈夫辞官回乡而怨。

“爱我以德，无微不至”

王昭去世的时候蔡元培刚满33岁，在江浙一带的知识界已经颇有名气了，来他家里提亲的人踏破了门槛。蔡元培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人，提了五个条件：第一是不缠足的女性；第二是识字的；第三是男子不得娶妾、不能娶姨太太；第四，如果丈夫先死那么妻子可以改嫁；第五，意见不合可以离婚。消息传开来，媒人们一个个退避三舍。

也许是姻缘天定，蔡元培在杭州办学的时候，有一天在朋友家看到一幅工笔画，线条秀丽、题字极有功底。他一打听，作者是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黄世振，又名仲玉。黄仲玉出身书香门第，不但没有缠足，而且识字又精通书画、孝敬父母，完全符合蔡元培的择偶标准，于是他请朋友从中撮合。1902年元旦，蔡元培在杭州举办了这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。这次婚礼中西合璧。蔡元培用红帛缀成“孔子”二字，代替悬挂三星画轴的传统，宾朋以开演说会的形式代替闹洞房。

1907年，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活。在德4年，他编著了《中国伦理学史》，蔡元培由最初的传统思想，转变成为寻求妇女平等权利的斗士，他的第二位夫人黄仲玉可谓对此作用不小。

1920年9月，教育部复准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教育及学术研究等事务，此时，黄仲玉腹部经常胀痛，经医生诊疗，时好时差。蔡元培考虑赴欧美考察需时半年以上，对夫人身体状况很不放心。黄仲玉一面请医生诊治，一面整理行装，力促蔡元培按期成行。

1920年11月24日，蔡元培率北京教育团自上海吴淞口登船赴法。第五天，蔡元培在船行途中发电蒋梦麟，询问夫人病情，复电告知小愈，蔡元培认为这是宽慰话，总是放心不下。船行三十余日，12月27日抵达法国。蔡元培致电李石曾，询问夫人病情。久不得复。1921年1月9日自巴黎至日内瓦，在旅馆得蒋梦麟电，知夫人黄仲玉已于当月2日病逝，时年45岁。

蔡元培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，作《祭亡妻黄仲玉》一文，称颂黄夫人“善书、善画、善为美术之天才”，“孝于亲，睦于弟妹，慈于子女”，“常克勤克俭，以养我之廉，以端正子女之习惯”；“爱我以德，无微不至”。

“遂于蜜月里，海上听涛声”

在蔡元培54岁时，时任北大校长的他决定续娶，他再次提出自己的条件：一、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；二、年龄略大；三、熟谙英文，能成为研究助手。由挚友徐仲可先生及夫人何墨君为介绍人，1923年7月10日，蔡元培与周峻（养浩）女士在苏州留园举行结婚典礼。

周峻是蔡元培原来在上海成立的爱国女校的一名学生，这名学生对蔡元培先生一直抱有一种敬佩与热爱的情感，她一直到33岁还没有结婚。

这次的婚礼完全是现代式的，当时蔡元培到周峻下榻的宾馆迎接周峻，之后两人一起到苏州留园拍摄了结婚照片。蔡元培西装革履，周峻身披白色的婚纱。蔡元培与夫人新婚不到半月，7月20日携次子无忌、长女威廉、三子柏龄、内侄黄纪霆及黄纪兴在上海黄浦码头乘波楚斯号船赴欧洲考察。故蔡元培与夫人周峻是在赴欧游船度过新婚蜜月的，正如蔡元培后来为周峻46岁生日所作贺诗中写到的：“遂于蜜月里，海上听涛声”，别有情趣。

1937年7月，全面抗战爆发。小家庭的温馨被战争阴影笼罩。周峻随蔡元培来到香港，蔡元培准备取道香港前往大后方，但虚弱的身体已使他不堪颠簸。周峻为他的病体担忧，希望他在家静养，但已年届古稀的蔡元培仍拖着病体为国事奔走，为抗战大业呼号。

1940年春，周峻即将迎来她的五十岁寿辰。因积劳成疾走到人生边缘的蔡元培，仍心心念念地为妻子题诗道贺，夫妻俩十六载相依相伴的光阴和祖国的大好河山，宛在眼前。

1940年3月3日早晨，蔡元培起床后走到浴室，忽然口吐鲜血倒在地上，昏厥过去，两天后溘然长逝。蔡元培逝世两年后，周峻与子女回到上海，她一直生活在静安区华山路303弄16号——蔡元培在上海的居住地，蔡元培就是从这里匆匆出门，搭船前往香港，而那一别，与这里竟成永诀。

1975年，周峻也离开了这里，天上人间，他和她又相逢了。

据《老年文汇报》 赵芝铭 潇潇/文

白求恩随行护士的中国缘

1933年，琼·尤恩毕业于加拿大护士学校，后来华在山东农村教会开办的诊所里工作，学会了中国话。1937年6月尤恩回到加拿大多伦多后，在圣约瑟夫医院工作，过上了平静的生活。然而这种平静的生活在1937年底被掀起了涟漪。读到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发表在报纸上的报道后，尤恩知道了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充满苦难的战争。特别是有一天，尤恩的妹妹转交给她一封油印公开信，信也是史沫特莱写的，她在信中强烈呼吁北美的医生、护士到中国去，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，尤恩再也坐不住了。

经加拿大共产党的介绍，尤恩来到美国纽约，找到了刚成立的美国共产党和加拿大共产党共同组成的援华委员会。当时，援华委员会决定，派白求恩医生带领一个医疗小组前去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。由于尤恩曾在中国生活多年，通晓中文，其父又是加拿大共产党领导人，因此加拿大共产党征求尤恩的意见，希望她加入白求恩医疗小组，并担任白求恩的翻译和助手。

1938年1月，白求恩带领北美援华医疗小组，在温哥华登上中国的邮轮，成员除了白求恩和尤恩外，还有来自美国的帕森斯医生，他们携带了大量医疗器械和药品。

1938年3月31日，尤恩与白求恩抵达延安。在延安的日子里，尤恩参观了陕甘宁边区医院，见到了傅连璋院

长。她还参加了延安军民的五一节庆祝大会。

4月下旬，尤恩奉命单独离开延安前往西安采购药品，并领取由美国基金会寄来的各种医疗物资。遗憾的是，等尤恩回到延安时，白求恩和加拿大籍的中国教会医生布朗已经离开延安，出发去了八路军山西五台山抗日根据地。更令尤恩遗憾的是，没想到这一别，她再也没能见到白求恩……1939年6月，尤恩返回了加拿大。

1979年9月，尤恩昔日的朋友、时任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率团访问加拿大，并多方打听尤恩的情况，终于在温哥华打听到尤恩已半身瘫痪，住在维多利亚市她女儿家里。王炳南当即决定改变行程，专程前往探访。在一幢简朴的小楼中，王炳南见到了昔日的战友，向这位对中国抗战做出杰出贡献的老人表示谢意和敬意。

其实，尤恩的最大愿望是在有生之年再度来到中国，看看自己为之付出青春和力量的中国现在是什么样子。1985年5月，在女儿的陪同下，尤恩坐着轮椅重访中国，受到热情的接待，见到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许多老朋友。

1987年10月31日，尤恩因病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市去世。遵照她的遗嘱，其女儿于1988年5月，将她的骨灰护送到中国，安葬在河北唐县晋察冀烈士陵园白求恩墓侧，长眠于她为之魂牵梦绕的土地上。

据《书屋》 裘伟廷/文

